

三个刻章子的人

□ 安频

01

说起刻章，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在通海口街上一个雕刻印章的人。别看雕刻印章利润低，不过那得有一点文化，写得一手好字，当然也还需要眼睛尖。好像那时也没有多少人刻章子。

这个人就在街边摆摊，一条凳，还有一条头凳子。他的旁边就是贴锅块的。

他是一个瘦高个，戴着眼镜，因架子曾摔坏了，舍不得换新的，就撕了一片膏药粘着架子，从外人的视角来看的话，还是挺滑稽的。他的视力堪忧，怎么办呢？只有一边拿放大镜，一边拿着刻刀削。那模样，就像在安阳殷墟考古一样，小心翼翼。

那时，雕一个章子只要几角钱。但章子在农村的很多生活中诸如领公分、取钱、取钱等需要使用，因此几乎所有家庭并不吝惜那几角钱，都要去找人刻一个章子。每家每户都有。

瘦个子刻好后，往红色印油里戳几下，然后往纸上一盖，一个章子印记就出来了。

有一次，我的一位亲戚去找他雕章子，他雕了一个木头章子，质量却不是很好。我的亲戚盖了几天，便有裂缝出现。我的亲戚跑去找他，他又用刀子削了几下，但用不了几天就坏了。因为他姓皮，人们就喊他“皮师傅”。我的亲戚又去找他，“你这师傅是皮篋箕，你不是明码标价吗？我给你钱了，你还弄些假的来骗人！一毛不拔的皮篋箕！”他们争啊吵啊，就为这几角钱。刚好有人打架，我的亲戚就坡下驴——走了。我的亲戚离开时还说：“算啦，不在这雕了，到府场去。”说完，把那个破章子磕碎后扔了。

02

府场的那个刻章子的师傅也很瘦，一笑，眼睛都没有了。他姓曹，梳得一边倒的头。他雕章子很敬业，不分冬天夏天。他的一双手在冬天冻了之后，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等冻处愈合后，还是留下了深一块、



浅一块的疤痕，看起来挺吓人的。那次，我跟我的亲戚去找他，就坐在他的旁边。我的亲戚说陪他来就可以吃锅块。一个锅块的诱惑，我就在凳子上坐了几十分钟，章子刻好了，他就买来一个锅块给我吃。他拿着章子，带我逛逛街就回来了。

我还记得那是尖子子的锅块，几分钱一个，我吃得津津有味。当时，我舍不得吃完，还用纸包了另外一半带回家给兄弟吃。

前面这两个刻章子的师傅是少年时期认识的，而老王是近些年认识的。

我在小城里认识不少的书法家，有的还会雕印章，他们称为“篆刻”。在这些人之，有一个不出名的老人，大家都喊他老王。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从他口里也知道了些篆刻的知识，与他本人的基本情况。

老王他不是本地人，而是二十多岁时从岳阳搬过来的。最开始，他就在路边支一个

摊子，给人刻章。十几年后，他存了一点小钱，又考虑到夏天、冬天或者刮风下雨的时候不甚方便，于是就租了一间小门面，开了一家篆刻行。这一开就是三十多年。据他说，经过他手的章子，多则十几个。

老王在三十六岁结婚，三十八岁得子。他的儿子很调皮，不肯好好读书，还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他找人把儿子送进了本地的职业技术学校，读了几年，出来后就去深圳打工去了，现在还很听话，只是讨不到媳妇。前几年，老伴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但哭又不能让死人复活。于是抹干眼泪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只是每当他看到家中老伴的遗像时，他都会黯然神伤。

03

我曾看过老王如何篆刻。怎么弄呢？

段 伯

□ 杨朝贵

对段伯的记忆，还停留在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段伯家住在我家南边三四户人家远的巷子口上，年龄看上去也和母亲相仿。因此，印象中段伯也就不曾参加过队里的劳动生产。每天她总在自家房前屋后打理那两块一大一小的菜园。有时在门前那块用芦苇秆和棉花梗围成的一块稍大点的菜园里栽菜秧、浇水。有时在屋后堤边那块小点的敞着的菜地上锄草、打药。所以段伯微胖的身体，好像永远是弓着腰或是驼着背的。而她家菜园似乎也是一年四季长满豆角、辣辣、萝卜和一种长着很大很大叶片的旱芋头。当然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的夏秋时节，挂在她家门前篱笆上那些当时我并不认识，也就叫不出名字的苦瓜果了。那根根藤蔓间生长成片片浓密浅绿的叶子，扭扭捏捏地爬满她家的篱笆，绽开着黄艳艳的小花，结出一只只疙疙瘩瘩的小苦瓜。起先那苦瓜只是拇指大小，四五片花瓣，包围着深黄色花蕊，飘着阵阵清香，蜂巢似来，穿花绕藤，匆匆忙忙。也可见花蒂之下无数小青瓜，仿佛弯，青皮，皮上满附皱纹，形如麻花，而几天后其貌甚为丑陋的苦瓜就长得如黄瓜大小了。

早年间，队里栽种苦瓜的人很少，因此，大多数小伙伴也就都不认识苦瓜这种

瓜菜。有时出于好奇，我与小伙伴们也会偷偷摘上几条，稍稍地在衣服擦拭几下，然后放进口里，猛地咬上一口，顿时，一股苦涩之味贯穿口腔。我们急忙吐已咬得稀碎的苦瓜。而此刻，段伯也正好走出大门，看见我们偷摘她的苦瓜，于是便向我们偷摘苦瓜的篱笆前追赶而来。看着她那双尖尖的小脚套在双陈旧已分不出颜色的布面鞋帮里，迈着怎么也跑不快的八字步伐，一左一右摇晃着颤颤抖抖的身体，边追边喊的“叫你们偷我的苦瓜，看我不打死你们！”只是当她还没有追出几步的时候，我们已边跑边喊着，不知是谁编的早已在小伙伴们中传唱开来的“肥牯牛屁股黄牛脚，杵呀路，撮呀撮，养的伢儿像怪绰！”形容她走路姿势及她养女满脸雀斑的顺口溜，一个个哄堂大笑的跑满无影无踪了。

其实，说起来段伯也是个苦命人。听大人们说，她一生未曾生育过一儿半女，早年间与老伴飞堂伯抱养了一名比我略大几岁的女孩，取名玉意。好在一家人也还和谐，那时飞堂伯还在队里做点看管青苗、喂猪耕牛等力所能及的活儿。而养女玉意却因满脸长满雀斑，常被小伙伴当众嘲笑。玉意那雀斑还很特别，不是不规则地分布在鼻梁两侧，而是均匀地分布在整个脸上，颜

色和大小也相差无几，看上去像满天的星星。玉意也因这难看的雀斑有点自悲，加之又学习不好，常遭小伙伴们嘲笑，所以不论段伯与飞堂伯怎么劝说，十多岁时她便早早地退学参加队里生产劳动。

不过，随着玉意的劳动，段伯家也因人少劳多，在队里也算是富裕人家了。同队里其它社员家生活相比，也就好上许多。记得每次早饭或晚饭从她家门前经过，飞堂伯总是高桌椅矮板凳的坐在堂屋的中间，对着桌子上不知是什么的几碗小菜，美美地喝着小酒。段伯在旁边为其端茶倒水，那玉意则端着一碗米饭在隔壁左右跑个不停。看上去一家人生活得也非常幸福。那场景，只要队里人一说起来，就令一些大老爷儿们羡慕不已。

某年的一个夏天，不知什么原因，段伯在那个夜晚，突然带着几个人去到邻队w 姓人家的家里，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硬说w 家的老伴和自家的飞堂伯有染，弄得当晚w 家人就带着兄弟、儿子堵上段伯的家门，硬要段伯与飞堂伯当面对质，并要段伯当场赔礼道歉！说要不然就要打死他们俩人。而飞堂伯则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当着w 家一大帮子人，反复瞎咒发誓说：“绝无此事！”还骂骂咧咧的说段伯无中生有，反正打死也不承认。那时我还小，懵

懵懂懵看了一会就回去了，当然也就不知当晚此事最后是怎么收场的。

后来几年，段伯家的日子已明显不如从前，飞堂伯也时不时对段伯发些脾气，而段伯也总是一幅委屈得小心翼翼的样子。有时听大人们讲，段伯在没人时总是自己躲着偷偷抹泪。当有人看见的时，她只是把脸扭向一边，边擦泪边说“这鬼灰，这鬼灰，又落到眼睛里了。”

随着我慢慢长大，后来出村读书，离家进城参加工作，关于段伯及段伯家的一些事情，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当我偶尔回到家中却再也没看见过段伯。听母亲及隔壁的邻居们说，就在我离开家乡不久，段伯的养女玉意因到了婚嫁年龄，玉意在别人的介绍下嫁到了外地；而灰堂伯也因邻队w 家丈夫病逝，他不顾段伯的反对，玉意的劝阻，去了w 家与w 家的老伴搭伙过日子去了。段伯在孤苦伶仃的情况下，玉意已将段伯接去了她家安享晚年。

现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飞堂是否安好，也不知道段伯是否健在。但至今我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段伯及段伯家的一些往事；段伯家的菜园，段伯那那双脚摇摇摆摆走路的姿势，灰堂伯桌子上喝酒的样子，还有我和小伙伴边跑边喊“肥牯牛屁股黄牛脚……”而吼堂大笑离开的身影。

怎能忘我那兵哥哥

□ 彭桂生

想不到我会有位军人姐夫。六十年代，军人是全国人民心中的偶像，也是女士们青昧的香饽饽，人们都发自内心热爱和崇拜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我还在读小学时，县供销社柘木分店龚文耀经理给他的员工——我的大姐介绍了一名军人男友，是本地柘木乡聂河村人，在安徽芜湖某空军基地服役，这就是后来成为我大姐夫的周家玉。

初次见到他，是他从部队回家探亲，也是第一次来到我家认亲。眼前是一名浓眉大眼，英俊帅气，沉着稳健的军哥，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谈吐自如，浑身散发出一股阳刚之气，第一时间就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我不由得暗暗替大姐高兴。

后来他每年探亲，都不忘给我带来一些惊喜，什么战斗机模型、毛主席纪念章、黄色军挎包、军干上衣、部队行军茶壶、特制宽皮带和用电影胶卷制作的像框等物品，在当时是异常时尚和珍贵的，我也特别喜欢。从此，我和他开始写信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我特别看好他的一手钢笔字，笔势矫健，纵放自如；清新飘逸，苍劲有力；变幻灵动，行云流水，非常好看，仿佛是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我至今还珍藏着他几封书信。作为空军机械师的姐夫为了保障战机关验，能经常坐着战机飞上蓝天，随机试机检查，无不

令人向往和称奇。据说1967年，他所在的连队，一举击落美国一驾高空无人驾驶侦查机，而受到军区嘉奖，被授予集体二等功和个人三等功。家乡的政府还组织千群敲锣打鼓到周家送立功喜报，一时传遍十里八乡，成为当地一大美谈。

待我有了大外甥女周敏后，已在部队服役13年的姐夫因家事原因，无奈放弃还有两年大姐就可以随军的机会，转业安置在原县航道段机关工作，成为一名供应采购科长。我也从下放的老江河渔场调到县水利局工作，我们彼此距离很近，大姐的家也俨然成了我第二个温暖的家，有好吃的就必有我一份。

大姐夫生长在农村，17岁就投笔从戎，当兵入伍，在军营生活十几年，身上既有农村人的质朴厚道和勤劳俭朴，又有军人的豪爽豁达和睿智敏捷，办事雷厉风行，又兼蓄缜密细致。我父亲尤其喜欢这位铁骨柔情的女婿，翁婿胜似父子，不善饮酒的姐夫也被其岳父慢慢熏陶教化了，久而久之，逐渐成了一名豪情万丈的“酒仙”。姐夫也不厌其烦、手脚麻利地为我家做这做那，那时家家户户都烧蜂窝煤，他打起赤膊一个人一次做几百斤煤，上千个煤饼，整整齐齐摆放在地上就像军人列阵，煞是壮观。引火的柴火，也劈得精细充分；还有洗衣浆裳、维修整

理等家务活，无所不能，从不懈怠。对我们几姊妹也视同己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惹得街坊邻居都羡慕嫉妒。

姐夫在单位更是有口皆碑，首屈一指。我感觉到，与其说是供应科长，倒不如说是一名装卸工。不知是要为单位节省工钱还是劳作惯了，他经常身体力行，带头搬运装卸航标器材，重达200多公斤的柴油桶由4人抬着，经过几十层台阶、从坡上运到江边的航标船上，周而复始，超常劳累也给他身体埋下了伏笔。虽然供应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肥差，但他却没有享受到任何特殊待遇和便宜，却多次收获到组织的表彰奖励和快乐，在他身上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军人风骨和正气。难怪有人私下称他为“老黄牛、周憨巴”，他却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乐而为之。

退休后，他喜好“两钓”，就是钓鱼、钓将，以此丰富晚年生活。我俩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以酒谈心，饮醉悦情，一有机会就酣畅畅饮，谈天说地，乐此不疲，充分享受这份兄弟情谊和乐趣。他有嗜好抽烟的习惯，也是我们颇感头痛的事，但久功无果。

2019年是他与大姐五十年金婚，他们琴瑟和鸣，相依相伴，彼此忠诚，不离不弃。他们用辛勤付出，让三个子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2021

年又喜获“在党五十年”荣誉勋章。手捧金光灿灿的纪念章，他止不住热泪盈眶，满怀欣慰和感激之情。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对他那既平凡又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和最大褒奖。

俗话说：人老病出头，机器磨损了，零件终究出问题。年轻时的姐夫，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经常用冷水洗澡，冬天也不例外。然而年逾花甲，却积劳成疾，股骨头坏死让他行动极为不便，我们几次劝他动手术置换，长痛不如短痛，但他执拗地说道，“何必花这冤枉钱？”强忍疼痛，使得病情每况愈下。我们当时还感到不可理喻，颇有微词。想不到他是在想慢慢攒钱购买一间舒适的住房，因为现在他两老还住在七十年代单位宿舍，三楼一间50平方的老旧小房子里，冬冷夏热，上下楼梯气喘吁吁，室内也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令到访人甚感惊讶。年近八旬，又患上不治之症，痛不欲生，经过两个多月辗转住院治疗，尽管家人专心服侍护理，全力救治，但已无力回天，撒手人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和他一生挚爱的亲友们，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

（作者系监利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中国报协集报分会会员，湖北省作协、省报告文学学会、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

炸爆米花的老人

□ 季湘

有天下午，我在故乡的村街上徜徉，偶然看见路边有一个老人在炸爆米花，看着他紧握爆米花罐子把手旋转的娴熟的动作，听着爆米花罐子转动发出的隆隆声，一下子打开了我儿时的美好记忆的闸门。

那时候，每到年底，小镇上就会来一个老人，他推着手拉车，上面有一条小板凳，一个生火的炉子，一捆的木柴片，一个炸爆米花的铁罐、一个三角架。他不会找热闹的街角，而是找一个宽敞的空地放好小车，然后摆好工具就开干了。

老人佝偻着身子坐在小板凳上，在炉子上加上了火，便一仰一合地不停地摇着铁罐子。老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灰白色，看起来很厚。帽子的颜色是蓝色的，也是肥大厚重的。老人的脸色非常黑，像如今孩子们吃的巧克力一样的深棕色，下巴上还留着一小胡子。他的眼睛不大，是老百姓口中的“眯眯眼”，眼色使人想起浑浊的黄河水。或许因为他抽烟太多的缘故，老人的一口牙齿黄黄的。他的手粗糙有裂痕，看起来有齿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感觉。

很多大人拿簸箕端着一两斤大米或者玉米，牵着小孩子，朝这里涌过来。有的忘却拿编织袋了，又转身去拿。

很多大人或者小孩子或站或蹲，看着他摇罐子的把手。木柴“哔剥”燃烧着，通红的火焰飘忽不定。围在他身边孩子们，逗笑打闹，来回追逐。

老人将支架上的铁罐竖起来，打开铁盖，将米倒进罐里，还加上几粒糖精，然后压紧铁罐盖，重新放到架上，让铁罐子下面的炉火不断加热。随着铁罐内的温度越来越高，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老人紧盯着铁罐子手柄上的气压表，当指针达到预计的的位置时，他觉得爆米花已经炸熟需要开罐了，老人会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炸好了，都让开点咧！”就会把铁罐从三角架上提起，放下，将编织袋的口套在铁罐口。此时，老人用左脚踩着铁罐，右手拿铁棒猛地打开铁罐盖儿，“轰！”只听得一声短促而剧烈的巨响，震得耳朵微微发麻，铁罐里膨化了的爆米花，顷刻射向袋子，将袋子填充得满满的了。

我们一帮小伢子听到这巨响，就都很高兴，都会从家里跑出来看。有一次，我伸手想要碰一碰铁罐，却被老人大声呵斥。我有些懊恼时，他解释说：“铁罐的温度很高，怕烫伤你的手。”我一下子明白了铁罐是不能碰的。我看着白花花的爆米花，觉得老人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刚出罐子的爆米花，热气腾腾，香气飘浮入口鼻。小孩子们叽叽喳喳，吞咽着口水，有的还乘乱伸手到编织袋抓一把就走。有的捡起洒在袋子外面的爆米花粒，一边流着清鼻涕，一边往口中扔，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妈妈也拿来炸了一锅，把一大包爆米花拿回家，装进一个大些的塑料袋子，再拿罐子把口扎好。要是漏气让焦脆的爆米花“皮软”了，再吃的话便会影响口感。

当时大伙吃着笑着，而老人始终弯着背转动着铁罐子，看着铁罐手柄上的气压表。一家接着一家排队，间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轰”的一声炸响在乡村的街上，有时甚至到了深夜，在梦中都会听到那声“轰”的巨响。

后来，我长大了，也就对之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了。虽然这么说，但它还是我内心中美丽的记忆。一旦想起香甜的爆米花，内心就会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乡情。无可奈何的是，老式的爆米花罐子连那个贫苦但真诚的岁月一同走进了历史尘埃的深处，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感喟和回忆。

关于开展2022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国务院《残疾人就业条例》、《湖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鄂法规规〔2017〕11号)、《湖北省残疾人就业规定》(省政府第334号)、《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启动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残联厅函〔2021〕363号)等法规政策规定，现将2022年开展监利市各用人单位2021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公告如下：

一、年审对象

年审对象包括在监利市行政区域内市直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其他城乡各类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二、年审时间

2022年3月2日至2022年4月29日

三、年审方式

1.网上申报：进入湖北政务服务网“跨省通办”专区，登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管理系统办理。

2.窗口办理：用人单位携带申报材料到监利市残疾人联合会教就办公室(监利市容城镇江城路26号)。

四、申报材料

1.网上办理：用人单位注册(首次办理用户需要)、登录系统后，按系统提示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

2.窗口办理：

(1)《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表》；

(2)残疾人职工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8级)原件、复印件；

(4)用人单位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原件、复印件；

(5)用人单位为残疾人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原件、复印件；

(6)工资支付凭证。市直机关、团体、事业单位需提供2021年度工资福利预算明细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企业用人单位需提供2021年度1-12月份工资发放凭证或工资发放表，凭证上应有残疾职工本人签名确认；银行代发工资的，提供银行确认的代发工资清单并且加盖单位公章。

五、其他注意事项

用人单位在年审时不得迟报、虚报、瞒报、拒报有关统计资料。

逾期不参加年审的用人单位，监利市税务局按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全额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单位，必须依法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逾期不缴或者未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除限期补缴外，对逾期不缴的部分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

网上申报详细操作流程及《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表》请在监利市残疾人联合会公众号下载。

联系人：

廖 桔 0716—3255900

张钰晗 0716—3385026

特此公告

监利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
2022年3月1日